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貞賡載庸菴

行狀祭文

王孺人行狀

王孺人順天大興人餘姚舉人邵公喻義之繼妻
父王公世爵北京旗手衛指揮使王公有四女孺
人其季也王公以任俠雄鄉里每與侯伯貴人爲
樗蒲戲及校射日輒得錢十萬分給女掌之王公
問驗三姊多亾失孺人出諸櫝中封識如舊王公

奇之王公死孺人尚幼哭泣成禮邵公既舉於鄉妻兩喪居京師請婚於王王公妻陶恭人畏女遠嫁有難色孺人夢雙月入懷邵公字不朋朋字雙月乃許婚而嫁於邵公初邵公娶於李李孺人生一男一女男之亨也李孺人卒娶於丁丁孺人父占籍京師方在太學於是僑居京師丁孺人生四女丁孺人卒繼室以孺人孺人生二男以貫之時又貳室李孺人生二男以發以成以發長於以貫而以成長於之時貳室李孺人蚤卒四人同育孺人初邵公館榆林巡撫鄭公汝璧徧交良將一代

人傑如杜將軍松劉將軍縱握手醜酒誓爲兄弟邵公累會試下第萬曆泰昌間馳驅邊塞遣之亨攜家反餘姚慮孺人生燕不樂越土而孺人頗無留意遂行途遇盜之亨有客陳弁拔劍斬盜頭孺人端坐誦經容貌自如盜驚去後邵公至餘姚四方之士樂從之遊之亨等又爲世知名賓客雜遝孺人共具豐潔孺人北人未習南人製食法魚鱠鹽豉嘗試爲之無能出其上者邵氏巨族春秋祭祀常千人會食孺人辦給中條理孺人之至邵也舅姑已沒而歲薦尤謹邵逮明世有顯人莊毅公

蕃以進士爲順天提學御史。曾祖漳以進士爲陝西布政司叅議。而父夢蘭歸德衛經歷。故邵公婦壻皆縉紳大家。孺人未歸邵而李孺人所生男之亨娶於長史高景明。女嫁都御史張龍峯之孫鼎。孺人旣歸邵而丁孺人所生女長嫁布政袁文海之孫象垣。次嫁布政鄒龍望之孫敬安。次嫁山陰沈某。沈亦山陰著姓。次嫁刑部主事孫齡山之孫。電。是時邵公尚存。邵公旣卒而爲貳室。李孺人所生男以發娶於崇安知縣錢明易。爲已之所生男以貫娶於鷹揚衛經歷韓戒如。爲二室。李孺人所

生男以成娶於貢生史魯唯。爲已之所生男之時娶於舉人朱虞庠之亨。死又爲之亨子星聚娶於淇縣知縣諸百嶽。邵公五男五女所產之母四。又有孤孫婦壻咸出縉紳家。而孺人太半拮据於嫁娶者如此。餘姚近海。海兵起兩浙。騷動諸子奉孺人避雙髻山堂。山堂蕭然。孺人朝夕誦佛書。斷絕紵華。某年月日卒於蕙園之故廬。先是微疾猶強。飯孺人素性厭醫藥。曰命宜死。良醫能生人乎。臨疾以貫跪進藥。卻勿受。卒之日以貫微言佛指。孺人顧之笑。是夜怡然而卒。享年六十九。康熙癸卯

冬以貫持哀紀一編至揚州求言於余余按哀紀
序定而爲狀

偏於前後子女婚嫁錯綜次第爲波折遂成至
文

處士顯祖考府君行狀

公諱汪字望峩世爲陝西西安之涇陽人陝西府
以八數而西安爲大府賦稅戶口甲於諸府西安
州縣以三十七數小者窮瘠大者殷富而涇陽尤
大縣風俗侈麗與都邑等涇陽大族以百數而雷
氏獨著隆萬間雷公齋與張高樓俱號貲巨萬任
俠侗儻自雄至今言涇陽之大族者必曰張雷縣
令多異視焉考諱邦成年九十餘人稱九十翁娶
李孺人生三子長諱滾次諱澤公其少者幼讀書
已而棄之與兩兄遊公雖廢書暇輒取書以觀於

是書頗能記識而熟國家典故凡國之治亂類之
臧否政之得失以及水旱蝗疫星隕地震之屬無
所不曉天啓崇禎之際陝西多災異人咸驚愕不
知所措公曰此不足怪本朝某時嘗如此每於常
坐立處取二祖列宗訓誡庶人之辭手鈔黏於壁
出入視之公老好施與崇禎元年涇陽歲凶餓死
者枕藉於道公捐金內之於官捐金者相繼官爲
之設法賑濟所全活甚衆四年陝西流賊橫甚歲
連飢狗彘食人之肉延安慶陽諸郡皆破上遣重
臣勞來至則募民量家產輸銀爲之買牛鑄犁貰

種招撫流亾公慷慨語曰延慶諸郡與西安如脣
齒彼破此獨無全理遽執筆署銀若干以倡公磊
落不羣而敦大節公母李孺人病會公與伯兄客
揚州而伯兄偶適儀真公接書卽僦舟詣儀真流
涕告伯兄以母病狀卽與伯兄裝治奔馳晝不足
繼之以夜惟恐不獲一訣其後公將往揚州持券
以取所貸於人者而公父九十翁又病人勸公行
公曰吾不行而所喪不過息錢吾行而父病愈父
雖不憾吾能無愧於心乎或父病不起遂成幽明
之隔也乃止不行而託於素所善崔愛亭曰息錢

之事一以煩公及愛亭反自揚州復公而公已寢
苦九十翁之亾殆四日矣公於兩兄最少臨財輒
讓公孝友之節大畧如此當公之捐金賑濟也路
公振飛知涇陽縣嘉公義表其宅里路公詣京師
見搢紳先生每道雷某之義也公之應募輸銀時
吳公牲以御史承命往都公之輕利重義身先百
姓也亦旌公而以其名聞天子公初娶秦孺人孺
人嚴整自勵言笑不苟閨門之內肅然繼娶孫孺
人子長國子監生某吾父也次禮部儒士某享年
八十有七卒以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秦
孺人已卒十三年矣孺人之卒某年某月某日也
公老而強健不衰年幾九十夜猶書細字乘馬竟
日無倦色孫士俊謹述

起結摹史記

太學生顯考府君暨繼配楊孺人行狀

府君諱起鯉字仰龍雷氏之先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徙陝西西安涇陽之甘張里北去三里爲永昌屯張氏居焉雷與張皆著姓以貴雄於邑祖考諱邦成祖妣李孺人考諱汪妣秦孺人府君幼讀書屢試提學不中是時朝廷開納粟上馬之例親戚有官京師者勸府君遊太學遂補國子監生治鹽筴淮南因家江都府君樸質與人無虛飾人合於意輒傾肺肝不匿其私而人不合於意輒怒見顏色不能僞爲巧語婉容以就市兒衣冠作止輕

佻者望望然去之避不稍留也府君平居寡談笑而秉心端正甚重於宗黨人有相爭每以其曲直請決府君歷數人處之而不能服府君開口乃服曰公無妄言違卽取禍敗雖守令折獄多採之族人某富無子沒而其嗣猶未定族之利彼厚財者羣欲以子爲之後也致興大訟府君勃然變色曰某無後某以次當立囂囂者何爲也幸人之禍而樂人之亾吾豈肯爲衆不聽而訟不休及得爲後者之立也竟以訟破其家而不得爲後者所獲亦盡於訟咸驚顧自失始歎府君之方終慕其智也

族人某以家財託於人其人爲之經畫增進數倍已反之十餘年矣一旦喪之乃誣以所託之未還也告之揚州府知府馬公馬公時有神明之號問其本末如何受賄者誣證其人恐怖曰非雷某不足信也馬公立召府君府君固辭馬公謂所遣人曰吾知某之不輕與人一切也但此必得某纔定耳府君至爲之詳道其故馬公曰某是也其後衡量兩造之論一一準府君所道以斷也府君身爲布衣而公正重於宗黨以服人之心者類如此府君重諾人臨財尤不苟薦紳大夫每以金寄多者

累千府君必卻受則無負高傑兵屯揚州攜家避
興化遂移金置其地塗遇兵劫府君曰彼金之屬
人寄者吾必署其封檢之祇有若干他皆屬已金
卽紀於簿纖介不以欺也府君疎濶而持大體第
見龍公短於慧貲產半亾考妣殯秦中未葬時秦
俗重葬儀祭燕悉極侈麗考妣之葬費用繁巨皆
府君獨辦繼母孫孺人府君迎而養之孫孺人沒
喪具亦辦於府君曰母以煩吾弟府君少不得志
有司老於國子監銳厲訓子廣購書以使之讀曰
遇否命也庶幾有成吾聽之矣是時江西衷晦若

先生知名於世過府君遣子士俊往師士方勦襲
陳腐以爲舉業四書與所占經之外絕不及先生
告以唐虞而來文章之源流士俊慨然務於古矣
然府君莫以爲可也謂士俊曰學庸語孟聖人傳
授精微不知講求而但誇博此所謂記問之儒也
順治壬辰五月四日卒於江都將卒遺命曰母作
佛事享年七十八是歲七月三十日楊孺人亦卒
府君初娶韓孺人韓孺人卒繼娶李孺人李孺人
卒繼室乃以孺人孺人有賢稱奉舅姑孝謹朝夕
餐必身自烹炊舅姑怒寒暑立門外府君男女十

二人孺人惟生一男拊循皆如已出躬營婚嫁備
極勞苦享年五十九男長士俊也揚州府學生次
士傑涇陽縣附生次士倬平涼苑馬寺學生楊孺
人生次士儀士儀蚤死次士倫次士儼士儼亦蚤
死女長適庠生張圖南次適庠生貢沛次適庠生
韓垣次適庠生梁鉞次適劉冀鑛次適左千之孫
十人孫女八人雷氏家涇陽士俊等欲葬府君與
孺人於涇陽故里不果乃以府君卒之明年四月
朔權厝江都善應鄉雙墩西孺人祔士俊既述府
君與孺人大畧誌之乃詳叙世系行述而爲狀

祭遊擊將軍李公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遊擊將
軍李公之靈曰嗚呼世孰不死身死名敝獨公之
亾塗路流涕猛將悍卒懷恩思惠薦紳大夫往哭
於第物號千萬終以共斃在昔士氓暨侯王帝或
壽或夭瞑焉皆逝磨滅無稱祇同狗彘茲如公者
於傳誰類嗚呼廣陵樂土富賈爰萃姦宄所藏盜
賊所伺武臣來臨戲豫寡備問孰畏之虺蜴是易
公處於茲虎據於窟嘽嘽焯焯威聲遠屆天不福
善而公卽世郡守州牧前箸靡議長城其壞哲謀

云墜嗚呼閒居讀史中疑且悸廉頗白起盛推賢
帥柄不量鑿古法今泥何公之雄師彼之智使人
人服行事事治時有古今道無同異馬班文章韓
范識器周程張朱性命微義崛起倡言羣小閔詈
有爲可若公其先試志堅氣定賴公不惴嗚呼生
雖未見死則心刺屋折梁棟摧崩立至三灌柩前
以寫余意尙饗

祭王德音先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某之靈曰
嗚呼公乎今之天道茫難知矣凡鄙之夫委瑣之
兒享尊爵厚祿志滿氣溢而又臻壽考年皆耄期
矣多聞而賢者衣敝食疏守庠序以終而歷年又
不永矣薦紳巨家蒙侗童穉菽麥不辨或以蔭補
而致官或取高科履膺仕世濟其美而其父祖又
久執政柄依勢作威罔窮極矣士素貧空蹇不遇
時安居樂業以娛其親俯仰自適也在人已竊憾
而併此不獲竟亦奪去矣嗚呼公乎貿亂渾殺者

天下皆是也。余於公而增悼痛矣。公之文學彰於鄉里，公之行迹稱於戚友，而天厄之以一士之微也。豈惟厄之又短促之年五十有五而一病不起矣。公有三子，而伯氏築夫尤異才德，爲衆所推。天旣使顛頓狼狽，則已矣。復使之嬛嬛失怙，不得從公以承歡愛矣。君子小人相爲消長，困苦者如公輩，則揚揚快意者誰矣。嗚呼！公乎！今之天道安可深論矣。無乃順逆禍福都不省記，任其貴賤死生矣。抑有理數之確乎不易者，天且因之而莫能違矣。不然，則衰季之鬼神亦如衰季之君相賞罰舛

錯黜陟差謬恣其愛憎，通其賄賂矣。嗚呼！公乎！子瞻於申包胥天定之說，而謂善惡之報數傳而後定。築夫豈同儕類等。彛者達則建功，社稷窮亦著書留篇籍以照耀身後。公於是可無恨矣。嗚呼！公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然驗於古者不驗於今也。天道屢變，頗難知矣。鞠躬再拜，慨其嘆矣。余有何言，惟進斯觴矣。尚饗。

祭張主簿文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主簿
張公之靈曰嗚呼公之幹畧誠爲錚錚困於科目
一長莫鳴寄跡胥史以沒其生幸產賢子氣雄才
秀祿養可待年厄中壽公昔少時斐焉能文操筆
成篇吐辭繽紛同塾之兒無可與羣里有逋負吏
呼至門公詣縣訴服儒質惇令窮以藝心驚聲吞
蹇幼而孤饑寒莫存老母弱弟俯仰饔飧屈辱就
椽垂翅孤騫揚袂揮斧錯節盤根二子特起弱冠
與遊孚聰志古希韓比歐溥公英異士林之尤譬

彼力穡乃亦有秋。今已卯試遭公方疾受命南行。心戰股栗大孝尊親桑榆暮日二子應舉不幸遺一罷試來歸疾革在牀試歸未幾屬續於堂數日榜揭落魄衰裳嗚呼今歲春莫二子錄科公已臥病進退蹉跎奉易以筮禍福云何孚聰所占同人之五至於溥公受命如覩萃卦上爻疾在厥父謂筮告逆公將不久號咷後笑休隨諸咎應於秋試孚聰其取孚聰如遇公纔初殯死尚有知喜子未擯乃筮驗凶而吉難訊嗚呼人道無憾惟數之奇公其不怨我又奚悲陳籩致言情則然而尚饗

祭鄭廷直文

維亡友故揚州府學生廷直鄭君既卒於秣陵之明年歲次順治丙戌八月十六日同學友雷士俊乃於興化寓書屬君之甥許承宣具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君之靈嗚呼崇禎之初受業衷門惟君與余少而志存始授馬班江漢欲吞氣求聲應朋儔日多隨肩名彥相觀善摩揮筆千言通邑詠歌序記大篇我爾二人君才雄傑較揚轆荀余篤信古踐跡先民余一文就必諮廷直君曰余善喜形於色有不吾可改圖是力嗚呼干祿習行古道幾燼

起衰救敝與君共振猶未強仕哀哀客殯昔在攝
山論議崢嶸掩卷罷讀百壺滿傾月夜狂叫空谷
應聲小儒震駭吐舌縮頸疾若仇讐視若疣癭笑
敖四顧佯爲不省春秋代序忽十餘年邗城攜手
君後我前意壯數奇舉足屯遭余來興化君往江
南兵革塞野近事未探凶問遽至痛所不堪嗚呼
余之學術與君畧同君志無成蚤夭其躬余譬舟
流安識所終古人有傳載在簡冊踰千萬歲姓字
赫赫極蹟闡幽余敢謝責嗚呼死不知日葬不知
時繫身僻邑頃步難之陳辭致觴涕泣漣而尚饗

祭李平子文

維順治丙申夏閏五月庚申興化隱君李平子卒
於家已九日其從弟沂來郡城涇陽執友雷士俊
聞訃而哭之六月癸卯始以斗酒隻雞再拜屬沂
致奠嗚呼平子富貴有命余不敢爲子鞅鞅矣坎
塲顛踣固其宜也至於一夫一婦畎畝耕耨市井
負販之徒人而有之如耳目口鼻不以爲異也子
老而喪妻乃一婢侍執巾櫛又喪落魄江淮栖遲
寺觀孤苦無告而死古所謂窮民平子當之天乎
平子何罪去歲之春子在郡城日從余飲或有招

子飲者輒呼余往飲必賦詩論文傾壺而醉子白
髮皤然而意興豪雄余雖哀子之老且窮猶幸子
之壯也余既別子詣安豐子亦尋歸頃之子寓書
郡城與余曰吾一病幾死竟獲安全且寄以詩文
曰病狀悉詩文中余雖憐子之老窮而病猶喜子
病之瘳也歲杪子一家奴來郡城赴余言曰主人
翁將適關中欲得一彊有力者爲之依余問以子
之餐飯曰食不下咽狀類翻胃余曰此病非老人
衰弱所宜關中未可輕適余雖憂子猶未忍料子
之死也春三月艾山來自興化謂子雖病尚能食

夏閏五月艾山復來而子之死九日矣嗚呼子學
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遂如此死乎以子學
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坎塹顛踣而死曩昔
豪傑或爾以子學貫古今氣塞乾坤言傾河漢孤
苦無告而死不得與畎畝耕耨市井販負者覬覦
其一夫一婦之樂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者邪
天平平子何罪嗚呼余眇焉寡儔近十餘年同志
同業同行者築夫盛際艾山豹人與子爲五交遊
既不多茲子又死則所謂五者祇有其四譬如數
大鳥沙漠之野風雪之夕飛相接啄相俱忽亾其

一能無反。廵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輾轉不能遂已。邪方聞子之訃，卽詣築夫而謂之曰：「泰君子道長，否君子道消。類以時升降，無獨爲消長之理。平子如此而死，則余四人者可知矣。平子死，吾不獨爲平子悲，且爲余四人者悲也。」築夫聽之，愀然舉以告子，不以子爲死也。余旣聞訃，輒欲往興化撫棺一哭，然二百里而遙，力不能僦舟以往。屬艾山銜辭奠子，嗚呼平子亦聽余言而悲矣。尚饗。

悲

祭鄭次嚴文

維年月日，舅氏雷士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廣東道監察御史次嚴鄭君之靈。嗚呼！次嚴之爲侍御也，紀綱可望，其整飭政刑，可望其治理；疲民可望其蘇息，薦紳交口稱頌，姦猾羅禍而詛咒次嚴之死也，紀綱毋望，其整飭政刑，毋望其治理；疲民毋望其蘇息，薦紳奪氣，嘆嗟姦猾脫禍而歡慶，嗚呼！次嚴遇人直坦，似嬰兒無機事，無機心而入臺，未一年，抗疏六七紙，諄諄以百姓之休戚進告，皆人之所不欲，亦人之所不敢者。賢者固難測

識如此乎次嚴卒於京師。凶問未至時，阮亭先生以揚州推官擢禮部主客。吾友郭奇玉送至高郵，始得計歸，而語人曰：「洪水滔天，人之溺死者以千數，畎畝盡化巨浸，余詳繪一圖，并作書以寄次嚴。庶幾上聞，既而知次嚴死，料今誰肯言此者？悉焚以火，嗚呼！百姓之休戚，次嚴爲侍御而言之，次嚴死而無能言之，次嚴之爲侍御，足重乎？不足重乎？次嚴之死，足惜乎？不足惜乎？吾弟之子嫁於次嚴，年方二十一，而遽云未亾人，撫棺一奠而涕泣沾頤者，祇以悼天下之公，而不及吾私，尚饗！」

摹大蘇祭歐陽公文

祭負漢生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邑庠生
負漢生之靈君今云亾失一酒友近歲窮愁斂金
飲酒靡月不集靡集不久君與尤豪輒起被肘今
去我死此事如何君性曠達悲少樂多死喪接踵
白髮蹉跎客至醅酌笑語歡歌祁寒之夜溽暑之
夕冷風砭肌臭汗霑腋跋盡更燭觥籌絡繹從者
竊罵坐飲說懌年五十九一病不痊昔戲謂君死
我祭旃車過腹痛文倣曩賢乃遽至此垂涕漣漣
尚饗

尚似韓

祭孫用所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庠生用
所孫公之靈嗚呼公子二岳歸來自燕余馳往候
足蹶心縣門者致言公病不痊朝粥暮藥坐立榻
前距茲二日凶問已傳五十日艾公猶壯年子纔
鄉舉胡遽棄捐嗚呼齊大非耦在昔而然余家賤
微世受一廛公家昆弟高飛聯翩豹人雄才棲志
雲煙仁山定宇先後比肩余實朽廢豈敢云賢謬
引偕隱誓釣秦川重以婚姻倡和百篇俾遭不造
死喪紛連辱公弔止吞聲喉咽如何今者公又逝

焉悲多喜少古所共憐銜哀一奠涕淚潺湲尚饗

代家君祭李母吳孺人文

維丙戌之亥月吳孺人之無祿起鯉辱於通家遠
竄迹於河澳兒士俊之邑居交令子以在夙筮仲
冬之庚申使持觴而奠哭嗚呼蹇余生之不辰遭
羣雄之逐鹿違故里以北奔苦進退之維谷幸主
人之仁賢庶幾慰於惇獨平子蚤以知名俊兒識
之素熟痛羈旅之無依爰投止於夏屋臨患難之
與共情靡殊於骨肉方海氛之環攻危孤城之一
蹴連舳艫以相接紛千檣之盈目鉤衝備以兼施
湧大石而飛鏃婦女憂於色辭恐無辜之刑劇母

遣婢以勞問嗟鮮計之能穀及圍城之既解喜窮
寇之自感始聞聲而趨告勉朝飯而暮粥余去茲
以邨適頃吉凶之未卜俊自邑而就省言母疾以
頰頤念玉體之矍鑠宜永膺於多福雖眠食之暫
乖卒令終以有俶豈死生之由命遂一病而不復
憶疇昔之會飲夜將半而未謾令子酣而耳熱顧
吾兒以傾腹道古今而驅騁言難盡於更僕老夫
耄而竊聽譬長歌而擊筑謂兩家之交歡如兄弟
之方睦卽若母之吾母時升堂而拜祝乃睽離之
幾何奪聖善之甚速遐寓觴而侑辭冀神來之肅

肅尙饗

平子之母是以足重

寫情義健極祭文之第一格也

庸菴

艾陵文鈔卷之十四

艾陵文鈔卷之十五

涇陽雷士俊伯顓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評
三原貞賡載庸菴

祭文誄雜著

代家君祭亾弟淑度文

維年月日兒士儀之亾三十五日矣汝父具清酒
庶羞告汝士儀之靈曰嗚呼余年衰老遭家不造
丁丑之春汝母中道卽世余與汝輩哭汝母今汝
輩免喪未逾年汝又蚤歿余與汝兄弟哭汝汝母
與汝之亾者溘焉長逝矣獨余年近七十志慮昏

耄氣體倦疲三載之餘重罹閔凶何以爲心汝素
疴羸多疾汝母輒顧汝涕泣曰是豈能久於世者
汝母病革其致訣之辭執手惓惓猶以汝之疾爲
言汝母旣卒汝日就醫療治二年以來疾亦漸愈
今春體強神王整理舊業試於提學余思汝母之
憂汝今汝疾已可勝讀書朝夕齒於庠序也汝母
之亾久矣未嘗不隱痛也乃淹蹇不遇是區區者
何足道又臥牀月餘而竟隕其命汝母之死者不
可復生則汝之疾已余幸以爲無虞憐汝母之憂
汝今汝母死汝獲生者汝亦終死乎汝二女而無

男汝之歿也汝婦有身將彌月矣幸天不絕汝後
汝婦產男余名曰永祥汝之歿五月二十七日永
祥之生六月二十三日也嗚呼二女之幼喪其父
而不知哀反以爲嬉戲心竊傷之則此呱呱遺腹
之孤如之何其可使襁負於余前也余之欲與汝
言者無窮而不能盡也余言之心悲矣嗚呼哀哉
尚饗

代家君祭亡妻趙氏文

維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身具清酒庶羞率
汝夫士俊及汝幼兒毅以祭於汝趙氏之靈嗚呼
天之禍余也十年春喪汝姑趙孺人十三年夏又
喪汝叔氏士儀余亦年旣耄矣骨肉之慘四年兩
見每遇一人之喪慟悼號呼疋瘠日增以爲自茲
託天之祐長相保聚以終老今年之冬乃又喪汝
惟汝和柔顏色多材多藝承余與汝之二姑而得
其懽心又能導衆婦以致孝使衆婦皆能得余與
汝二姑之懽心七十老而傳余去七十僅二年當

傳家政於汝夫汝夫素性疎拙不事生產可恃以
左右無闕者惟汝孰料汝年三十而遽亾乎嗚呼
天之禍余也余與汝父約爲婚姻時汝家勢昌熾
汝父旣士林偉人汝之伯兄方年少爲秀才有名
於時仲兄亦讀書學屬文務於應科汝之姊嫁吾
鄉巨族斯時汝母安康子女盈前備天下之福後
汝父旣卒汝方嫁嫁數年而遂從汝夫於南是時
汝伯兄雖歿仲兄與姊皆朝夕汝母側也汝南來
不逾年而姊死仲兄亦歿汝母遂哭之失其明汝
輒涕泣求歸寧汝母余念千里遠途汝夫旣不能

離余而西歸汝屈於從夫之義又不可離汝夫而
千里歸省於母汝母病卒汝數吐血而汝亾矣汝
之南來汝伯兄旣死末如之何矣使一兄一姊尚
在汝母獲汝兄姊以養當有壽耆之理汝母旣存
汝雖思之當亦不至於病而遂亾也嗟夫天之奪
汝兄姊乃所以喪汝母也天之奪汝母乃所以喪
汝也天之奪汝乃喪助汝夫者使余不得恃汝以
盡其天年也嗚呼天之禍余也嗚呼汝今已矣汝
其有知從汝母於地下矣而蚩蚩無識之兒斬焉
衰經明年當出就傳寒煖饑飽專賴於祖父祖母

也余桑榆暮年方倚諸孫扶持抑搔以隨余乃爲
汝撫幼嗚呼天之禍余也尚饗

得體

告顯考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倬士倫敢昭告於顯考
府君之靈曰嗚呼人孰無父父孰能與子齊齒鈞
壽羣焉以生班焉以死然而平居則察視饑飽冷
煖之節有疾則延醫進藥至於數終勢極人莫能
爲此天實亾之猶哭泣辟踊克克如有窮瞿瞿如
有求弗得若夫饑飽冷煖之不時以致疾疾而不
延醫不進藥及病人膏肓不可救療扁鵲倉公之
無可奈何乃廣招內外之科徧驗溫涼之方以求
中此男等之罪上通於天而悼憾罔已也庚寅夏

吾父始病病則寒熱迭興男等以醫藥請於父父
曰吾但患火火發不過一日火降而愈其明日果
愈是後父輒病火男等輒請醫藥父輒拒不納然
亦一二日復故男等狃以爲常遂不深憂也今年
春父病大漸口舌瘡起癰瘡骨支似柴男等考之
於書肉脫者殂泣訴於父男爲兒病男惡飲藥父
反覆譬說強之飲而後已父病至此醫不踵門藥
不濡唇男等豈安於心乎亦豈免詬罵於鄉黨乎
父頷之詰朝聽男等延醫醫者浦頤菴切脈謂男
等是脈弱甚五臟皆傷藥草根樹皮耳惡能大有

所益譬之於木息者灌溉之滋長枯者雖灌溉之
無補也男等憂之而湯含春謂父脈雖弱尚無大
害藥用連理湯王克符謂父脈弱於老年宜以八
味丸作湯服之自効男等質諸醫書多合雖以浦
頤菴之言爲憂不能不惑於湯含春王克符之說
猶冀父病之瘳數日而父屬續嗚呼父病不瘳由
於診治遲緩而所以診治遲緩之故由男等誠不
能格父心言不能動父聽坐視父病之成也使男
等誠能格父心言能動父聽蚤得良醫以服善藥
父病當不至此而或九十或百歲未有艾也父之

沒男等實爲之於天乎何尤嗚呼父今卒矣男等
所欲致力殫心於父者無從而致之殫之矣惟仰
承父意順而行之以逭罪於萬一而已矣祖母孫
孺人客葬郡城西卽圖扶櫬歸葬母老多病敢不
事母如父存日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
亦敬之庶母張孺人奉之加謹弟士儼無嗣議兄
弟之子立之後此數者父心其在於此邪其不在
於此邪男等如此其有當邪其無當邪菽水盡歡
斯之謂孝有酒盈尊幽明永隔尚饗

告顯妣文

維順治壬辰七月己亥母楊孺人卒於寢距父之
沒八十有五曰九月庚辰男士俊士傑士倬士倫
謹以朝奠敢昭告於孺人之靈曰考古子喪父母
之辭負罪引慝曰絜已之由嗚呼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前人有善福流於後然則後人有不善禍
及於前理勢固然士俊等不孝不友干神鬼之怒
夏五月吾父捐館舍秋七月吾母見背士俊等罪
大惡極出尋常之外故皇天構害亦備斯世之慘
有覩視人將復何言嗚呼父遺命詔士俊等曰老

夫六子存者四人淡爲可傷今三月之間父母不
祿相繼而妹之適劉氏者先父兩月而死六弟士
儼婦朱氏又遲母旬日而亾雖四子纍纍氣息僅
屬而俯仰零落何以爲心嗚呼母盛德著於鄉里
諸子十二人凡母所出與非母所出者皆母躬營
嫁娶俾有家室諸孫出於母所出與不出於母所
出者俱母提攜鞠養而孫毅幼失恃尤賴母分甘
綴綻使之成立今母溘焉長逝則孀孀在疚者豈
獨諸子切怛而悲號尚饗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倬士倫謹以剛鬣柔毛
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
嗚呼閭門咫尺高曾墳墓纍纍相接也今負櫬歸
葬道途阻遠井邑荒殘勢有不能然葬必以三月
爲斷喪久不葬禮不除喪閔親之無所歸也男等
乃卜四月一日權厝考妣柩於善應鄉雙墩西後
十餘年男等攜妻孥還故里然後遷葬先人之兆
次嗚呼考妣之卒廣陵而留葬廣陵罪也喪經年
在殯又罪也進退計窮出於權厝豈男等之所得

已邪嗚呼哀哉尚饗

權厝二字遺誤不小讀者鑒之勿以為兩便良

策也 庸菴

告考妣文

維年月日男士俊士傑士倬士倫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祭於顯考府君顯妣孺人之靈曰嗚呼考捐
館舍將一年而妣之卒亦八踰月矣男等朝夕靈
几猶在側也撫柩以哭猶云不遠也而今已矣考
妣往即荒野男等抱木主而長號已矣嗚呼哀哉
尚饗

喪未葬曰奠不曰祭先生重言之想必有據耶

庸菴

祭亡妻韓氏文

嗚呼余初失怙恃自期偕老唯吾妻是依乃中道
棄捐則此孀孀者孤苦無告何以存活嗚呼余生
不辰國家多故險阻艱難吾妻同之今瞑矣長逝
此余所以悼痛無窮也日月有時兵火戒心卜是
月二十六日權厝於雙墩先夫人墓側嗚呼汝少
余十有七年人世常理汝當葬余今送汝葬尚饗

錢烈女誄

并序

揚州城破鎮江錢應式女淑賢死越十二年應式
流涕而告南昌王于一寶應王築夫以女之死狀
且曰曩昔死義多有未有如吾兒之烈者也人之
自殺者五。刎溺蒸縊酖吾兒死而五物具焉嗚呼
烈矣于一次爲銘築夫述爲傳乃過余而道其事
持銘傳示余因誄以哀之其辭曰錢氏大姓世家
潤州徙居於揚醫世用售後先繼跡應式云尤應
式有女身逝名留其女維何女節孔修待年於柩
一死莫救其死維何遭國多難孤城重圍蟻登魚

貫礮聲雷震鳥獸奔竄從容言笑誓死旦日有刃
者乃剗犀萬段爰淬其鋒就到靡憚應式奪之光
芒電燦有燄者火燎原四散爰灼其薪安寢靡患
應式撲之閃爍星爛乃結徽纆引領受絆介馬橫
馳窾窾懸斷跪泣致詞兵近至門有死無二殺身
成仁遷延授藥聲吞色憐藥飲不死庭水清淪赴
水淺止解帶繫頸須臾瞑目竟隕其命秉畀回祿
肉骨灰燼嗚呼哀哉莫惡非死莫好非生生甘如
飴嗜不肯捐死畏如虎避恐不遠舍生取死氣至
能然一鼓而竭再則惟艱相彼齷齪豈盡無賢臨

難忼慨指日叫天揮劔抵掌涕淚潺湲斃而獲蘇
有覲彈冠百死不同義高丘山著名巾幗君子惜
旃嗚呼哀哉

寫得從容

讀大學

大學章句作於朱子先儒未有非之者而蔡虛齋取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合之聽訟一章結以此謂知之至也為格物致知之傳以為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考訂者失其序耳虛齋之說因於方正學所題大學篆書正文初觀之似為近理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詳畧相依巨細互貫而知止定靜安慮得上不屬綱領下不屬條目章句之釋終始先後承之強列於此如人之胸腹而塊然置瓦甃其中上下隔絕今去此二節則以

綱冠目以目繫綱所謂有倫有要者也久而熟讀
精思淡知其不然大學之綱領明德新民止至善
而已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條目之於綱領
也簡者取簡焉繁者取繁焉少一不可猶耳目鼻
口各具一用然其緩急輕重聖人未嘗不指以示
人平治齊修正誠必自格致始故曰知止而后定
靜安慮得也得者欲平治齊而得欲修正誠而得
也知止者平治齊修正誠皆有止而格物以致知
也而治天下有原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

也故獨舉身而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於身之外
舉家而言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緩急輕重或據之於前或挈之於後古文錯綜
變化如此學者識八條目之不可少一又識八條
目之有緩急輕重殆庶幾矣故大學當以章句折
中而篆書正文甚爲訛謬正學不審而助成其書
虛齋又不審而信正學之言也

大學之八條目絲牽繩連譬如木然自根及枝自
枝及葉雖名爲八其實一事也作傳者分爲十傳

章斷類別而其中絲牽繩連者未嘗不存朱子所謂文理接續血脉貫通也讀者於每傳每事探其所起究其所至使十傳如一傳斯得之矣如修身齊家一傳親愛賤惡之辟有由於意之不誠者有由於心之不正者其爲滯亂爲弒殺念慮之動惟恐人覺則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者此親愛賤惡之入於惡而由於意之不誠者也其喜怒之合宜而未免溢喜溢怒則忿懣好樂之不得其正者此親愛賤惡之未入於惡而由於心之不正者也身之不修如此施之國與天下則所令反所

好甚則好惡之辟而爲僂矣齊家君子於親愛賤惡之辟必窮其始於心意終於國與天下者所謂格物以致其知也夫傳之章斷類別於本傳所釋無遺義言之所及也而絲牽繩連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者在讀者自得之言之所未及也然則讀者當如何講誦於其本傳所釋者而繹以孔子之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則十傳如一傳矣嗚呼此讀大學之法也

心兼動靜正心亦兼動靜正心修身章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此靜之不正者也心有此四者

而四者皆不得其正此動之不正者也靜不正而動亦不正失則俱失也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承上接下之辭耳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則指不得其正也而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未之解也乃於下節補之而曰敬以直之君子察乎心之無以檢其身而敬以直內則不至於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矣其詳見大全小註心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期待之心或事已應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則其於有所云云明且盡矣事未來而

先有期待之心者靜之失也應事時意有偏重者方動之失也事已應而留在心下不能忘者終則有始動之失而又爲靜之失者也皆不能敬以直內之過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遂以心之不正舉而納之於動故其說窒礙不通至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然則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正心之學存養與省察相半常人先差之於存養耳如虛齋之說謂常人能存養不合謂聖賢廢存養又不合且心之正有動靜不正有動靜如虛齋之說心但有動之不正

無靜之不正故曰虛齋不惟不知學亦不知心也夫常人之心未見於用時無不正之可言乎一心作主不定雖閉戶獨坐一念未滅一念又起同於翻車流轉撼搖無須臾停其暫得休息者昏耗欲睡耳故明道言性靜者可以爲學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緣常人之心不能一刻得靜也不靜則憧憧往來可以爲正乎今謂心未見於用雖常人亦無不正之可言是以常人之心爲靜而寂然虛明與聖賢同狀何待常人之厚也蒙引泥於心之用與用之所行二句其說窒礙不通至於如

此

文章史記爲近古如游俠滑稽酷吏諸傳每人偶指其平生所爲一二而其人之形狀容貌性情畢覩嗚呼斯其所以云工也學庸語孟尤有進於是者說事闡理約畧而已具夫兩者舉夫一遺乎彼者見乎此參伍錯綜由其言之所及以推其言之所未及聖賢之大用畢矣齊家治國平天下兼化之處之二義化之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處之者已欲立達而立達人者也假如後人作治國平天下二傳如何化如何處闕一不可矣而處之化之累

續盈篇終不盡也。而傳太學者不然。治國但詳其孝弟慈之成教者耳。平天下但論其好惡之同民者耳。蓋國於天子也近。笑語嬉遊。朝發於宮中。而暮聞於畿內。不能欺也。故化之爲難。天下於天子也遠。鰥寡孤獨。抱冤於海隅。而見抑於縣令。不能訴也。故處之爲難。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然平天下章老老長長恤孤承上章孝弟慈而爲言。則義固相通也。而平天下者孝弟慈不出國而成教於天下。傳者粗言之矣。治國者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傳者竟未之言也。引而伸之存乎其

人耳。然則齊家一傳何所言乎。言其化之處之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一家羣而効之。化之者失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而作止舛謬賞罰顛倒處之者失也。唐高祖剷除僭亂四海爲一。妃嬪招權納賄。建成世民元吉人自爲政。詔敕令教並行。爭奪紛起。其爲能化之邪。其爲能處之邪。

可入註疏

讀大學樞要言簡而意該。可謂另具隻眼矣。其論治平處之化之之道。體會入微。印証分明。脉

絡一系不走若修齊傳中親愛等之由乎心意
與論心之動靜處尚須參以大註或問語類集
義精思得之 庸菴

讀孟子

道精於事之熟而神於力之強今夫君子之志道也踽踽而步之矻矻而趨之措之於口襲名號蹈規矩倉皇辨析而前瞻後顧恐一語之乖於其說故其言拘而不快言者甚勞而聽者易厭此無他事之不熟而力之不強也若其人之具有強力而熟乎其事者不然博備貫通雖夢戲醉謔而皆歸於道出以告人隨物觸類從容指畫揭其小而大者不踰叩其顯而微者不遺言之約畧而已使人入於其範圍斯可謂天下之精而神者矣吾讀孟

子書至保民章竊謂孟子庶幾於此而以爲事之
熟力之強孟子嘗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此治心之要法也人雖渾敦窮奇昏暴鬼
瑣不才而歷歲月遇紛紜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未有不動於中者且馳暮逐一不省察同於浮
漚自起自滅此莫大之害是故貴於知也然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一髮一絲之善雖正且誠不過一
髮一絲而止自細以至巨自少以至多則不可勝
用是故貴於擴而充之也雖然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動惡見其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擴之充

之者譬如瞽者俛俛何之有一善未嘗不知知則
其端可引是故擴克之必由於知也世之學道者
不能不務於治心苟務於治心必不能捨斯法孟
子與齊宣王論保民卽其以羊易牛旁導曲喻至
於千餘言大抵不外知與擴而克之以羊易牛者
不忍也見牛未見羊而迂其塗以全仁之術也明
以羊易牛之爲不忍又明其爲見牛未見羊而迂
其塗以全仁之術則知之盡也以羊易牛者恩及
禽獸也百姓重於禽獸而吾之老幼重於百姓老
老幼幼推而及於百姓又推而及於禽獸則擴克

之盡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動而不省察其患在不知知而止於此則其患在不擴克不在不知也。人之病也必有其所以病者。體熱頭痛者感乎霜雪嘔泄霍亂者傷乎暑濕知而不擴克其病之本在欲也。霜雪爲殃散其寒則愈暑濕爲禍去其邪則瘳知而不擴克欲爲之患勝欲則無不擴無不克也。宣王之欲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則不能不與兵危士與兵危士則其勢不能及百姓豈但勢不能及而已。利令智昏必有從而困苦之者而辟

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區區一牛無所損益成敗故於其穀觫而不忍以羊易牛談笑行之無所牽制此如山林餓夫見路人貧窶者慈形於色悲哀流涕或盜人之狗而啖之屠殺剝割欣欣如矣。宣王之欲若火燎原不可撲滅而持以勝之者孟子所云緣木求魚後必有災是也。而人不覺耳。宣王念其欲之惟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與兵危士之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而反致災則欲自釋欲釋而其愛民之心當油然而生此目畏尖物反復百方以克其畏者耳目畏

尖物以其物之刺人。雖不交於目，而亦畏之也。門戶几筵，皆置尖物焉。習知其不能入目，則不足畏矣。心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以其樂之可欲也。揣長度短，知興兵危士，而不得反，以致災，則不足欲矣。後之儒者，奉一先生之教，言心則標理氣，言治心則目敬義危，坐厲色而訓於人曰：如何知如何擴克，如何勝欲而孟子不然。疇昔纖介末節，尋常忿爭粗跡，婉挑直示一一寓焉。何其精而神也。信乎事之熟力之強，事熟力強，則左之右之咸宜。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楞嚴一書道也。

文勢特似大蘇

佛與阿難於講堂林園之屬，剖繹奧眇滾滾不窮。有孟子意焉。然佛以闡其禪，孟子所論皆聖賢天德之蘊，彼邪而此正，彼幻而此實。故孟子爲淡於道也。

孟子與齊王言，正是標理氣，目敬義處，正是危坐厲色而訓處，非欄柄在手，改頭換面一派野狐禪也。後語雖詘佛然已浸浸乎入之矣。

庸菴

益千與食王言五具器既然

巖山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

涇陽雷士俊伯籲著

江都汪懋麟蛟門

三原貞賡載庸菴

評

雜著

題觀世音菩薩像

士俊繼室劉氏信佛說每遇朔望蔬食默持數珠
誦佛士俊與劉言汝學佛易所以者何世間衆生
皆以憎愛沉溺苦海造無邊業婦人瞋恚叢起回
緣業果相續無過妾及子非已出與夫羣婢汝今
遇妾以恩諸子一視小婢終歲不聞疾言此結既

解諸餘應解圓脫竟可成佛劉答曰諾順治辛丑
之歲劉年三十六月十五日其生日士俊於新安
孫無言處乞得舊藏觀世音像裝飾成軸爲劉祈
年因宣此義說偈以授毅婦孫氏豹人女也亦信
佛者授使誦之

衆生種種業憎愛二苦造吾觀世間人無不知愛
已緣愛遂有憎皆以已私故利已爲親厚病已爲
仇讐同室相賊殺慘酷千萬狀婦人性悍毒其最
則在妾次者他母子次者惟婢兒晨夕飲食間無
端生惡怒胸若火燄燄灼弗可撲滅挺擊刀斷割

須臾備諸苦負命與還債百劫在生死云何除此
業方便有一捨捨則已愛去因得無所憎今遇鄰
人妾整衣前懽迎如遇鄰人子笑語手提攜如遇
鄰人婦坐與之酒肉云何無惡怒鄰不關已故誠
能捨去已愛念從此滅無愛卽無憎已亦作鄰觀
煩惱旣不起六根成清淨一結解如是諸結如是
解塵垢二遠離應證菩提義是歲中元日艾陵居
士雷士俊題

偈語雖東坡爲之不是過

何崑白真贊

并叙

順治辛丑九月九日妻弟韓三接招余飲崑白何
公其外舅也酒酣愀然謂余曰老夫無男而有二
女今六十餘矣作一小像遺之子盍爲之贊其明
日公攜其像同三接過余展而觀之碧梧峭舊參
天公坐其下一石豐髮旃帽道士服頸懸數珠其
右童子吹簫發火煎茶其左童子執爐焚香嗚呼
公蓋嘉隆之時逸老邪贊曰

岸遷谷變公不改移刑繁斂重公罔聞知冠裳都
雅秦風漢儀焚香煎茶俯仰以嬉我思嘉隆掀髯

從之。屈美於外。香煎茶。而所以款好。思真。以。離。逢。戰。國。谷。公。不。如。遂。所。禁。海。重。公。四。開。映。民。莫。惜。公。盜。真。劉。公。無。數。等。亦。費。日。

古。童。子。六。帝。發。人。前。茶。其。五。童。下。持。蠶。艾。香。部。判。天。公。坐。其。下。一。不。豐。美。而。後。士。知。離。悲。淡。和。其。

日。公。謝。其。熱。同。三。對。雖。余。與。而。贊。之。學。部。前。善。冬。文。八。六。十。繪。笑。非。小。則。故。之。一。益。為。之。費。其。則。

其。小。則。故。之。一。益。為。之。費。其。則。原。辛。丑。小。風。小。日。妻。東。韓。三。遊。許。亦。為。自。白。砂。

何。自。白。其。費。并。其。

書離騷經後

而。不。離。也。亦。不。可。為。善。亦。為。則。

古之盛世非天下之皆君子爵祿以勸善刑誅以懲惡朝廷彰瘡黜陟無有不當天下之安富尊榮常在君子而人之慕利者求思獲欲思遂而不為小人也及世之衰亦非天下之皆小人賞罰渾亂賢不肖顛倒士之澡身潔行而死亾貧苦者類皆然也人非曾冉亦何樂死亾貧苦而切切於善而不為惡哉故昔之君子今之小人也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嗚

呼此秦漢以來之通患也人之於善也勞心戮力其勢常難人之於惡也縱欲逞意其勢常易善則剛正寡容而每失志焉惡則巧佞希合而每快志焉夫人善善惡惡雖性生而有之中人以下沉浮苟且豈肯終蹈其所難而甘於失志者世之君子執德不堅半途而廢其人不足論矣然世衰道微而致其如此亦在上者之過也離騷曰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此又君子之深病可爲重戒者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而人之所畏服者以其有不可爲者而不爲也若不可爲者亦爲則

將無不爲又奚在其異於衆人而人所畏服也近者制科賄賂縱橫錄錄者無怪矣豪傑之士亦羣效之從而爲之說曰哲人貴乎趨時生斯世也雖孔孟不能不由斯以進也又錄錄之徒靡所挾持山林終老則已耳豪傑之士多材多藝平治天下舍之其誰矣奚能守細節而沒齒淪棄也嗚呼暮夜殺人以金而買官者是患得之鄙夫也君子而爲此則亦鄙夫矣其所謂材藝猶糞土也人有家藏千金者欣喜之不勝而擔以入市栩栩矜侈遇盜而喪其金猶欣喜矜侈之不已五尺之童皆笑

之矣世之君子三復干進之言母爲天下笑也崇禎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涇陽雷士俊書

借離騷以發其慨

書劉次山秋吟詩後

次山後更玉少

癸巳秋吟次山述懷而作也次山葬其先貧愁落魄心竊傷之寓物見意嗚呼詩必窮者後工况爲悲秋之辭也宜乎慷慨悽惋頻顛而歎息矣次山之詩如此然則世之遭時志得者其詩之工不工可從而知也順治甲午仲春涇陽雷士俊書於大隱堂

書宋貞婦誄後

人之所難莫甚於死。今夫人飲食寢處安寧無恙也。苟遇醫者切脉望色期以必死。則艷然終日不樂。人壽考雖至八九十歲。一朝病革將死。顧其妻帑涕泣沾襟。夫有疾而死。事之無可逃者也。以無可逃之事而猶懼。畏避若夫義不可生。非勢之不得生也。不死則生。其事在我。誰肯棄生全之樂而。就死傷之慘乎。天下齷齪之徒。所以包羞忍詬而有覩相視也。唯學道者。然後蹈鋒刃赴水火而不辭。何也。學道則知輕重。君父之倫重。一身之患

輕其講之已審一也學道則具大度淡於禍害雖
亨醢殺戮不動其心二也有此二可死故死不足
爲之難也至於閨門女子與夫猛將悍卒目未覩
經史躬未親師友而臨難慷慨舍生取義所謂天
授非人力者乎此宋貞婦之死有足嘉而吾友張
問達誅辭之所以作也貞婦江都宋之儒之妻問
達之妹也 大清兵圍揚州貞婦在圍中城破貞
婦恐不免於辱以幼女授之儒投諸水自赴河而
死其節烈炳蔚天地間問達反復論述揚美悼窮
一唱三歎者問達善讀書少卽與余學爲古文凡

序記誌銘自問達爲者多有法度可觀嗚呼揚州
城破女子之死義者頗有而姓名不著遂以泯滅
零落余甚惜焉貞婦得問達乃彰矣余讀貞婦誄
而有感故備言之以見貞婦之節烈不可沒而貞
婦之有問達亦貞婦之幸也順治戊子春三月逸
民雷士俊書於莘樂草堂

書亾弟淑度稿後

余弟淑度旣亾余集其平居課習之文凡五十六篇而泣然流涕不能卒觀嗚呼此余弟淑度疾時所蹙頰撫膺勉強持筆而爲之者也淑度少遭疾弱不勝衣寢食失宜輒肺熱而嗽嗽則求治於醫輒愈愈未數日而嗽又大作頻作頻愈如是者四五年淑度旣冠而學於余余與之共處一室見其無十日而無數日之疾疾已而藥無一日輟於口者淑度徂以爲常不知其苦余亦狎覩之不知其可憂也今年二月疾去十之七就試泰州爲督學

所擯余慰之曰士不患不遭時惟患無學也淑度
然余語方聚周秦兩漢之典籍與唐宋諸君子之
所論著者而誦之夏初疾發而遂亾矣年二十二
淑度天資最美喜春秋左傳之文手錄爲帙誦之
數徧則能記憶余恒嘉之而愧不如焉獨以疾之
故一歲所誦不滿三五月也然視疾小瘳卽據几
吟咏須臾嗽甚氣喘不得休息則掩卷而坐比嗽
稍止復開卷默識之其文遇題起義不踰於矩一
依先正王唐而言之所竟疎宕閒適觀者自喻於
無言而鏗爾有餘意余持其文以質王築夫談青

令申周良鄭廷直皆以爲文之風姿似余然素多
疾而又蚤死故所撰之文少而不克充其才無所
顯以終余生而勤敏古今之書矻矻窮年未嘗朝
夕暫廢而天資魯鈍長而無可表異者淑度天資
穎敏乃以多疾蚤死故但似余使其強健無疾而
殫心斯道雖不免於疾或至壽考而積以遲久其
淡造當不可量豈余之所能及也余志濶大動慕
古人而鄙今人之卑陋世皆譏笑之淑度不以爲
非所趨畧與余同余每狂言曰古之聖賢其仕重
始進必以其正今席珍待聘若莘野隆中之事泯

矣惟以文進不由他途是亦正也余守此頗堅淑
度遇試絕未奔走公卿之門求其關說故屢試齟
齟而無愠色然亦以是不得補郡邑庠序弟子而
亾淑度名士儀其孤毀亾後始生嗚呼余弟之談
笑歎息之聲毀不可得而聞矣斯文若干篇余弟
之遺音也余慮其散失故序次以藏焉而又備述
其本末使毀長而讀之知其父羸躬短折已能如
此而亦以羸躬短折其才有所未盡不至於成當
發憤好學以承繼其德業使人喜余弟有子而亦
無憾於余弟也崇禎十三年七月丁亥涇陽雷士

俊書於遺今堂

悽惋

西河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計甫草喪其長子孺子準構亭題以思子汪菖文
爲之記米紫來圖之而菖文書其記於左菖文之
記其畧謂先王之喪殤視成喪特降甫草哀思近
於無節而先王制禮不敢過者余謂不然先王喪
禮長子三年降而期又降而大功小功使甫草喪
孺子衰絰踰時不除是爲壞禮不可也若除衰絰
而春露秋霜履之悽愴怵惕亦無已之情禮之遺
意未爲不可也子之於父也致喪三年及祭思死
者如不欲生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故君子有終身

之憂忌日不樂情之所在誠無已也而何疑於父乎且禮殤稱陽童字而不名又爲殤後者以其服服先王之於殤立字表之立後繼之庶幾進於成喪者也余幼兒多十三歲歿平昔脫粟之飯其病也貧不能療治其沒也不能具絞紵以歛其殯也不能買地以葬余怵怛飲泣頗嗛於心乃哭之之詩曰貧家爲人父所愧誰云無參苓艱醫藥麤糲恨庖厨桐棺荒山頂悵望一號呼昔子夏見短於曾子因念創鉅痛甚患不切膚罕有喻者曰緬惟西河氏喪明安可責至情所苑結苛禮惡能抑梅

味良苦酸食者纔自識觀甫草爲孺子而構亭則其推慈父之心盡隆於孺子者得無憾矣余以貧之故嗛於吾兒多迄今耿耿茗文不與甫草豈與余邪嗟乎曾子不知子夏之悲茗文不知甫草之悲亦不知余之悲余以余之悲知甫草之悲獨異於茗文雖然樂正子傷其足而有憂色子夏之喪明繩之禮爲過而其情爲可憫也

真摯

庸、卷、云、結、語、卒、歸、子、正

代論科場事宜疏

臣見會試中式文字腐臭濫惡空疎悖謬某稿初
出人疑其僞作訪之乃是真稿遠邇駭惑詢沸
騰愚婦穉兒啞以爲笑遽起忽貌高第之念且懷
廢書不讀坐待僥倖之思陛下以文字爲取士之
故事而存之不去抑以文字爲徵於士子之學問
驗於士子後日之政治而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如
以爲取士之故事京師觀美存之不去今師旅煩
費屢患無財何爲倒塌府庫營此套儀比至三年
例值鄉會二試只聽妄黠若干人布在庶司縱不

得人其譎劣寡聞至茲極矣料無再加如以爲士子之學問畧徵於此士子後日之政治豫驗於此欲反復詳審求其至精奈何委之鄙陋斗筲之夫而收此學問錄錄之徒敗政壞治荼毒陛下之百姓傾覆陛下之國家臣惟文字一塗近於無用士子晝夜講聖德談王道旣仕曷嘗有其緒餘涉獵曉大畧者沈敏著稱徧覽羣籍馳騁賈董者迂誕可歎而祖宗三百年試士竟以此者固敷奏以言肇端唐虞由來已久亦天下有知而不能行絕無不知而能辦四書五經先民揣義度理猶衡權之

於輕重丈尺之於長短縱橫低昂不爽秋毫苟其人七藝深通則義理貫穿推而達於天下之務必

能同雋不疑之援引春秋而斷獄古昔否泰與亾

突八故事一人轉挂漏

之異鹽屯茶馬之宜雜散於歷代之史與國家之

典制或論表策判疏暢熾悉則考究習熟識能應劇豈有涖官而無所建立鄉會咸得斯人天下何憂於亂今中式經書之藝臣不敢繩以孔孟之微意傳註之奧指但令其人各句自爲解釋首尾舛乖不成其說至於後場記誦八股之語改易體格便名論策而表判公相鈔寫弊愈匪淺優者填列

秦漢往蹟累積唐宋陳話自號奇博未嘗胸臆洞徹開口了然今流賊尚未殄滅征戍繁興糧餉匱乏兼以郡邑蝗旱民半逃竄偶遇衙門缺人輒以此輩充位沿邊之防彼如何孽晝軍卒之須彼如何供億殘破之蒼生彼如何安集不過貪利守祿全置不校日甚一日將不可救每計及此頗爲寒心臣願陛下詔自今以後獨碩彥弘儒海內所屬望者纔許主試一榜獲才倍蓰尋卽超陞若所擢非其尤細者降罰巨則議罪士子雖已中式禮部禮科嚴爲磨勘果其卷不合中者仍爲革黜革黜

雖盡一榜無傷陛下方關係舉諸路科目數少以保舉等人補之其磨勘失實不當者仍責禮部禮科某科鄉試禮部禮科亦以磨勘退幾人所駁影響枝梧無怪乎囂囂招訾誠發擿安確革黜雖衆人自悅服寂焉無譁夫中者皆才士則俱勵十年之後豪傑充滿豈啻人文之隆抑亦萬職修飭宗廟社稷之福况文字虛器其傳最遠若辭氣醜穢播之外國不謂工贍者之不取乃謂取拔多士者云爾且哂天下之無人陛下只爲文字一塗亦宜慎圖而盛衰又不啻在文字大兵大刑將因於斯

其有利有害却歸宗廟社稷臣狂愚昧死伏俟誅

戮爾且西天可之無人道下只欲文平一全衣也

切直固不爾工觀者之不取以爾其後士

厥出難之誠災文字也器其書最重昔精勇

之勇難者亦清豈會人文之靈亦萬難分

人自其以風其難夫中香音木士限其

十

十

十

十

十

防江

臣觀魏史魏主不以水師伐吳親御龍舟時江水

盛漲丕臨望歎曰魏雖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

圖也會暴風飄蕩幾覆沒乃旋師甚矣江之險可

以固國也魏土濶軍雄丕席其父操攻戰餘威興

師窺吳見江而氣沮膽奪逡巡不敢前堂堂大魏

不畏吳而畏江濤之洶湧則江之險勝於黃河之

壯殺函之峻遠矣然晉王濬滅吳易如破竹橫江

鐵鎖皆為燒斷順流進棹莫有遏者而宋曹彬滅

唐以絲繩度江作浮梁渡師梁成宋師馳驅而道

唐以絲繩度江作浮梁渡師梁成宋師馳驅而道

遙也。江之不可恃如此。吳唐之君當其倚江自狃也。以爲洪波天塹。子孫世傳不壞之業。亦何虞乎。及其亾也。晉宋之師如履坦途。則向之所恃者。祇以爲誤也。蓋山川丘陵。雖云地險。宜有以備而守之。備則險。不備則不險也。非獨不險而已。敵乘其虛而馮焉。且爲敵資。敵恐其險之不完也。三里之城。號令明。肅貴賤一志。雖圍以數重之師。堅持數十晝夜。而不能陷矣。帝王之都。金城百丈。限以長江。恃江而不修備。則敵之侵也。江不足爲之阻。乃倉皇相顧。莫曉所措。不亦陋乎。今兩京南北竝置。

應天創造與順天鈞陵廟。茲處宮殿。茲存豈不重歟。而陝西之賊未殄絕也。湖廣招撫強賊屯之二。且猖狂復叛。舳艫絡繹以犯。應天陝西之賊出而相犄角。則岌岌乎其危矣。夫應天陵廟之所處。宮殿之所存有。長江可恃。而使有極危之勢。可謂無具。何能垂拱端坐而遂已也。然京城枕江遊談聚謀。未嘗不備也。備之而不得其所備。幸得其所備。而上下襲爲格例。非誠有意捍禦也。若此者。豈愈於不備。賊來潰敗不可收與。不備等。今自九江以迄。應天連布監司。其府立同知衛立指揮鎮立把。

總口立巡檢統以文武操江御史歲一察視由此
言之江之尺寸之地分卒以戍可謂密矣而議者
且欲於頰和諸地防賊之所從入也制非不詳策
非不善皆不能以有濟何也備之而不得所備者
無論矣備之而得所備者又格例也上曰舊有此
事也吾胡獨廢姑籲衆而舉焉下亦曰舊有此事
也吾姑遵之以塞責承平耗竭廩祿劫奪財賄有
急則掉臂而去朝廷焉賴於此哉易傳曰蠱則飭
也又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終則有始天行也沿江列官陳兵歲久弛廢循名

求實以扶傾葺敝權歸文武操江文武操江慎擇
其屬更改規模而整理之使我有患難可託之將
將有患難可依之士賊未至雖使蹈白刃而不辭
賊至而追逐救援皆有方法庶幾長江首尾相助
如一身一體有痛兩手不呼自赴所謂備而守之
之道也溪巖巨谷牛馬充牣其中樵兒牧豎嬉戲
無所懼虎豹穴居猛夫過而變色猶是巖谷也據
者異則強弱殊矣王公設險伊闕羊腸孟門太行
自古在宇內何設焉壁壘精嚴牢不可拔故謂之
設也而世之鄙儒不達治畧見四方變起憂應天

之不能安寢也。鯁鯁議曰：官慮少耳，兵慮寡耳。夫官已曠矣，不求其盡職；而又增官，官增有官之厲，而功不建，兵已冗矣，不求其致命；而又加兵，兵加有兵之擾，而寇不殲，官增兵加，不戢暴而滋暴，可勝歎哉！嗚呼！官不建功，兵不殲寇，於社稷未聞毫髮之益，而徒萬億之損。今世之通患也。

艾陵經濟之學

起復頂補廩缺呈子

具呈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呈為奉文另詳以便頂補事。前月本學廩生楊允弼缺出，士俊起復年月考案次第俱在舊廩生吳汝恭先允弼缺。士俊當頂補本學具文申本府，本府轉申督學監察御史宗蒙督學監察御史宗批雷士俊起復考案雖俱在吳汝恭之先，但三等序補有先丁憂次病痊之例，則士俊固病痊考復者也。詎得超汝恭而上之仰，再查確另詳竊查欽定教條舊廩幫補有四項：一、丁憂起復；一、病痊考復；與停降考復緣

事辯復二項爲四教條云如考後有起復准復者序於與考之後不得攙越缺出該學次日卽查係廩生某人見缺應補申提調官覆勘無礙申文詳奪此丁憂起復見於幫補一條者也若病痊考復則告病補考違限而任廩後已補考准復者非起復准復無缺而適遇患病依限補考者教條云凡患病者提調官取該學及醫生甘給按臨半年前開報限三月內補考違限者廩任作曠始以告病違限任廩後以病痊補考准復此病痊考復見於服闋告假諸件一條者也士俊於崇禎十年丁母

憂十二年起復久因無缺未得實補只緣士俊前於歲考偶遇病目實屬補考今缺出申文請補疑於病痊考復士俊補考在限前廩任本因丁憂不因告病旣非以告病之故而任廩今亦不以病痊之考而復則士俊乃是丁憂起復中雖經告病補考却無違限任廩等情終非病痊考復而以一人兼舊廩幫補四項之二也又查教條凡批限補考者違限半月雖考附一二等不准幫補督學監察御史宗於今年二月內按臨士俊於四月初旬補考計月未滿兩月又不得附違限不准幫補者之

例士俊與汝恭俱屬丁憂起復而起復年月考案
次第士俊實居先當補允弼缺教條備在可據伏
乞依文另詳申請施行

訟馬中英冤稟帖

具稟本府儒學廩膳生員雷士俊稟爲無知可矜
仰希天鑒俯徇微情以全骨肉事竊見婦人爲人
後母而啣濡顧復能愛前母之子者世之所少後
母不愛前母之子而其子能恭順唯謹不失其子
職者世之所難苟非讀書知道而行之有方鮮不
陷於大惡馬中英西秦之小商也被後母武氏訟
其不孝衆口囁囁中英罪不容誅矣然事之本末
有足憐者自其父在時徒手至揚州爲人奔走服
勞起家至金千兩號稱五六千兩而一家老幼皆

取給及其父亡痛武氏與武氏所生二弟之無依
迎至揚州朝夕供奉大概與已畧同二弟不遜致
望大過每爲睚眦之語武氏助之此中英見疾於
其母之本末也中英凡庸而千兩之金閱歷數十
載饑渴寒暑備嘗慎重吝惜人之常態也親友爲
之排釋者但合量力度德令其母弟衣食不闕而
二弟年方壯亦令習賈同養厥母庶稍稍平中英
之氣而通以遇天下之中人矣彼親友不識此乃
有苛刻之求命其二弟三分分中英之所有中英
父昔曾負債近千兩又命之獨償賢士大夫之高

義而責之錄錄之凡庸中英勢窮莫支遂逃歸陝
西以避之此親友不善排釋激中英成兇頑之本
末也中英被母告之後已蒙師臺委親友爲之議
處矣中英卽以陝西兄弟三人公共之祖業讓於
二弟又許之金一二百兩其母弟貪利無厭覬覦
愈奢又欲速得之數日內中英連年生計漸困毫
釐無可加而所有多屬故紙之貲財豈遽索之人
以付彼此親友爲中英議處旬月不決之本末也
昔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昆弟訟田自
言延壽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兩昆弟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骨肉殘賊昆弟猶然而况母子乎
惟乞師臺恩法兩盡開悔其慈仁已絕之母曲保
其愚癡可矜之子誠調和人骨肉之盛事也士俊
閉門讀書者十餘年豈敢一旦以匹夫之賤出而
冒試明威知師臺存心同於天地而士俊無私可
質鬼神恨世之薄劣萬狀見中英於武氏不爲甚
非而親友之所責母弟之所望中英有死而已故
敢以其狀悉陳於前如所言或許士俊以庠序之
人巧庇不孝之子罪在中英上矣當與連坐伏惟
鑒察

具見胞與情切文亦段落分明出入銖銖悉稱
庸菴

艾陵文鈔卷之十六終

文陽文鈔卷十六

具身與清乃文才... 出入... 檢...



